

雪 痕

雪夜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流 著

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兩個短篇小說。

“雪夜”描寫反革命富農分子結成了聯盟，把漏網的反革命分子隱藏在自己的家里，在糧食統購統銷時進行種種破壞活動；他們囂張地抗拒統購，散播謠言，甚至殺害幹部。村子里的積極分子在上級直接的領導下，對他們的活動進行了周密的偵察和英勇的鬥爭，最終於破獲了這個聯盟，將這些反革命分子一網打盡。

“一見傾心”描寫一個在工廠工作的幹部，由於思想麻痺，被特務分子鑽了空子，從他的嘴里探到了工廠中某項軍需生產的機密，而進行了破壞，使國家遭受到損失。小說通過這個故事，批評了某些“被自己的舌頭所控制並為它所支配”的人。

雪 夜

江 流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041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3/16 字數 43,000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 (6) 0.19 元

雪 夜

一 二 熊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旬之后，天气陡然变了，天空中布满了云块，灰中带黄，低沉沉的，好像随时都会墜落到地上。尖利的东北風，叫嘯着，刮得人連头都抬不起來。

白狼山的窪地里，有二十几个人正在把塘泥一担一担地往秧田里挑，來來往往，就像一窩蜂似的。其中有兩子，一个二十三、四歲光景，紫紅色臉膛，高鼻梁，另一个，滿臉稚氣，嘴唇上还只有一片細細的黃毛，大約還要小三四歲，名叫熊開余。他們兩人，一个住在挂山村村的盡南頭，一个住在村子的盡北頭，都是東山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。

这天上午，大家正在穿梭般來往挑泥的時候，熊開余挑着一付空筐，走在一条田埂上，剛好碰見挑着重担的熊開科迎面而來。当他倆擦肩而過的時候，熊開余出其不意地用手在開科的肋骨上捏了一把，開科連忙一脚岔到田里，微微把脖子一扭，好像變戲法似的，左肩上的担子立刻輕巧地移到了右肩上，兩眼朝開余一瞪：

“干什么？”

開余微微笑着，伸出兩手來，豎起兩根食指，那臉上的神

色分明是在問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原來這是他倆競賽的暗號。開科一看，一句話沒說，伸出右手來，跟開余很响亮地拍了一個巴掌。這一拍，等於是在競賽公約上簽了字。於是兩人便匆匆地分開了。

此後他們一邊干活，一邊不住地互相瞟着，誰都想放快手脚，比別人多挑兩担，但同時誰也不讓別人比自己占先一着。

晌午過後不久，風停息了，一團一團乳白色的雪花，頓而像扯棉絮似的滿天飛舞起來。生產隊長只得決定提早收工。一評工，開科和開余各得八分，全社沒有一個人趕上他們。

二熊面對面的站着，都“呼哧呼哧”地喘氣，面孔前面都一大團白蒙蒙的暖氣。兩人撇着嘴角笑盈盈的对望了一去了。

開余走不多遠，又跑回來扳着開科的肩膀，問道：“今晚我們一同到後山去下黃狼扑子，好不？”

開科沉思了一下，把頭一搖：“不，你一個人去吧！”說着，頭也不回，大踏步匆匆走了。

開余听了開科的話，不覺心里一勁。往常，他們的行動總是一致的，做什么都是一塊來一塊去。人家曾經說過：“他兩個，誰要是捉住一只螞蚱，也要給另一個送兩條腿去的。”可是今晚開科為什麼一口回絕了開余的提議呢？

開余一邊朝家里走，一邊不住地用手在後腦勺上搔來搔去，對開科今天的舉動捉摸不住。

根

二 对同伴的怀疑

当天晚上，在挂山熊村祠堂里，开全村的貧農中農大会，由鄉支部書記老湯宣傳今年糧食統購統銷的意義。跟他一起來的，還有地委工作組的小彭同志。

熊開余坐在主席台的附近，可以看到整個會場里的人。前幾天鄉里訓練統購統銷的積極分子時，他和開科都是參加過的，老湯現在所講的內容，他已經聽得爛熟了，所以坐在那里就有點心不在焉，左耳朵進，右耳朵出。他心里在捉摸：今天上午在塘里挑泥，曾經聽到一個消息，據說祠堂東首的龔二奶奶家里，今天殺了一條大黑狗。傍晚他打她家門前經過時，果然離得老遠的就聞到一陣撲鼻的狗肉香。今晚散會後，一定有一班人要到她家去吃狗肉，龔二奶奶從前是個有名的老賭家，解放前時常靠聚賭抽頭過日子，就是解放後這幾年，閑暇無事，一回半回小紙牌還是不住地抹哩，不過沒被幹部抓過罷了。今晚更深，夜半的弄一屋人吃狗肉，又加上這樣大雪天誰知會不會賭一場？上次在鄉里，治安委員就曾經叮囑過他，叫他在冬閑時間，特別年關即將來到，要多留點神，不要讓聚賭的壞習氣再恢復起來，以免影響生產，妨害治安。所以，今晚散會之後，倒要多操點心。

熊開余正在沉思的時候，猛然抬頭一看，忽然發現原來坐在柱子旁邊板凳上的熊開科，不知上哪兒去了。他朝會場上到處瞅，卻總不見開科的影子。

一會兒，只見開科披着滿身雪花，走進門來，悄悄地坐回了原位，彎着腰，一雙眼睛看着地下，顯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

子。开余心里想：也許，是出去小便的吧？于是又去考慮关于
張二奶奶家可能聚賭的問題。

想着想着，抬头一瞧，咦，开科又不見了！

这回过了好半天，开科才又帶着滿身的雪花回來，依然是
那么不声不响地往原位上一坐。

当开科回到屋里时，湯支書剛好开始講“三支援”的意义。
可是一个要点還沒講完，轉眼之間，开科用那尖溜溜的眼光朝
开余一扫，順手把帽子朝下拉拉，把衣領朝上提提，不輕手輕
脚地溜出了會場。

这一來，开余的心緒完全乱了。不但湯支書的报告听不
進去，而且連查賭之类的念头，也从腦子里消失得干干淨淨
了，他只是聚精会神地注視着开科的动静。

真是怪事。今晚开科在会上，屁股底下就像有毫芒戳着
似的，一会出去，一会進來，根本沒有安安心心地坐过一碗飯
时候。他究竟有什么事？怪不得今天臨收工的时候，約他晚
間去下黃狼扑子，他没答应，想來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任务
吧？可是他究竟有什么任务呢？

开余想了一陣，禁不住一躁脚，站起來把大腿一拍，自个
心里暗暗笑道：“嗨，我真是騎馬找馬！”

这时，湯支書頓住了話，斜过眼來朝开余一瞅，會場上前
几排也有不少人把眼光落在他的身上。开余一时感到很不好
意思，滿臉羞的通紅。为了遮盖自己这种兀突的动作，便輕輕
地躁了兩下脚，并且把鞋底在地上一連踏了几下，假裝着在擦
鞋子上的爛泥，这才把大家的視線轉移了。

开余再度坐到凳子上时，搓手踮脚地，抑止不住內心的激

动。他揣测：毫無疑問，开科所以这样坐立不安，一定也是为了龔二奶奶家的那鍋狗肉啊！

当他眼看开科又像一只猫似的悄悄地从会場上消失的时候了，他再也沒法按捺住自己了。

三 跟 踪

約莫等开科走出門外有十几步远，开余也跟着走了出來。剛一出門，迎臉就扑過來一陣雪花，把臉皮冻得麻辣辣的。开余在門檐底下站着，把眼睛閉了一会，消除了在屋里所受到的红光的影响，然后定睛看去，只見天連地，地連天，一片混混沌沌的灰白色，看起來虽不像平常黑夜那样漆黑一团，可是因为空中填滿了飛揚着的雪花，所以在四五步之外，也就看不清什么了。他把頸項里的毛巾朝下巴上提提，縮着头，抄着手，一步一步試地往村子东边龔二奶奶家摸去。可是离远看，只見屋子里一点灯光都沒有，再走近些仔細听听，屋里鍋不动，瓢不响，鴉雀無声，倒像早已睡覺了的样子。开余听了一会，断定自己找錯了目标，而且开科又不知去向，只得抖掉身上的雪花，十分扫兴地又往回走。剛走到庄子中央，忽然又灵机一动：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何不順便再往开科家去听一听动静？

开余轉進了巷口，又一拐，直朝南走。

出了巷子不远，轉过一溜稻草堆，來到了富農陈老黑家的石牆跟前。这一所院子，座落在山坡上，前門低，后面一直爬到半山坡上，是全村最高的房子。厨房位置在西厢房的中部，恰好是在臨近村子的这面。这时，隔着厨房山牆上的窗紙，看得見屋里黃黃的灯光。

“到这晚，屋里还灯火亮堂堂的，不曉得又吃喝什么哩！吃东西都要鬼鬼祟祟的，瞞住人，真是尽吃昧心食！”开余一边走着，一边在肚子里暗暗地嘀咕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忽然听到身后的雪地上，似乎有一陣縷縷索索的声音。他還沒來得及收住脚步，这种声音已經越來越近，接着，覺得自己的肩膀被人輕輕地拍了一下，他回头一看，驚詫地叫起來：

“你，你是……？”

一句話還沒問出口，那人嘆了一口气，低声地警告說：“別吭！別吭！”說着，抓了他一只胳膊，一把把他拉到后山牆边僻靜的地方來。

开余認出了对方是开科之后，抹了抹头上的雪，一把抓住开科的胳膊，悄声問道：“伙計，你跑到这块來干什么的？”

开科用指头在开余的額角上戳了一下，答非所問地說道：“我早就料到你也会來。除了你，再沒旁人！”

开余仍然不放松地追問道：“知道我要來，为什么不叫我一起來？”

开科嗤嗤一笑，說道：“当心給人听見！走，一塊走吧！”

于是开科蹑手蹑脚走在前面，开余緊緊的跟在后面。剛走到方才那个有灯亮的紙窗跟前时候，开科便停下了脚步，嘴湊到开余的耳边說：“你听！”兩人便一齐把耳朵貼在窗紙上。

开余只听到屋里一陣凌乱的脚步声和噉噉喳喳的談話声，却听不清楚談些什么。后来听得有个人朝窗子这边走來，直咂着嘴，好像尝着什么东西，誇贊地說：“乖乖，蒸得又松又

軟，跟頭兩鍋一模一樣。”說到後半截，好像有什麼忌諱，突然把聲音放低，以致窗外的人聽得十分吃力。接下去，聲音又高了一些，說道：“这回做好了，我自家要揀好的留一罈子……”

話音未落，一個女人的聲音吆喝起來：

“就堵不住你那張臭嘴！牆有縫，壁有耳，你干嗎像敲鑼一樣！還不快舀水過來！”

開余知道這說話的女人正是陳老黑的老婆，外號叫“賴皮貨”的。在她之先說話的那人，是陳老黑的兒子陳森。他跟他老子一樣，都是有名的酒鬼，父子倆喝燒酒從來都不用酒杯，而是用茶碗的，至於黃酒，那就連碗數都不好統計了。

只聽陳森嘴里囁咕着：“這麼大雪天，人不知，鬼不覺，老天保佑，操那心幹什麼？”

開余急不可耐，就用舌頭去舐窗紙。誰知這窗紙是才用桐油油過的，唾沫舐不濕，反而弄得一嘴噁心味，他不禁回過頭來，吐了一口唾沫。這時，開科連忙用手把他一搗，暗示他不要作聲，同時從胸前迅速地摘下中蘇友好紀念章來，用別針在窗戶紙上輕輕地挖了兩個小洞，把眼睛湊在洞口上往屋裏瞧。

開科剛瞧了兩三秒鐘，開余已經忍不住用手肘把他擠到一邊，自己蹣着腳尖扒到了窗戶上。定睛看時，只見滿屋霧氣騰騰的，人和燈光就像影子一樣，看不清楚。開科却在旁邊拉拉他的衣服，用鼻子一連嗅了兩聲，向他示意。開余會意地把鼻孔對着洞口深深地一嗅，吸進了一股香噴噴的糯米飯的熱氣。只聽屋角邊稀哩嘩啦的倒水聲，陳老黑的女人又吆喝道：

“慢點，朝籬口里倒，不長眼睛的！不要把滿地弄的不能

站脚！”

开余回过身來，和开科两个走到屋角边，恍然大悟地说：

“媽的，这不是蒸糯米飯造私酒嗎？”

“你才知道？”对于他的迟钝，开科感到有些驚訝。“中午我就听爹說，一个上午，看見她家左一淘籮右一淘籮地尽是淘米，淘出來的約莫都有一兩石了。我一听，心里当时就明白了几分。从煮晚飯时候起，直到現在，我左一趟右一趟地到这里來瞅着，只見烟囪上总是咕嘟嘟不住地冒烟，心里就完全落实了。你听剛才口音，現在盛出來的飯，已經是第三甑子，少說也蒸了有一石四五斗米的飯了，还在倒米哩！要不是指導員正在做报告，我們招呼大伙一齐來，保險是瓮中捉老鯨，不怕他插翅飛上天去！走，我們現在就到會場上去看看。如若不打指導員的岔，那就去报告民兵中隊長也行。”

开余跨开了大步，急不可待地说：“走！”

开科緊緊地拉住开余的胳膊，就像拉着一头脫韁的野馬似的，思索了一下，說道：“我們还是报告指導員好点。会还有一会才散哩，我們不妨再去听听。”

当他們再回到窗下时，屋里的說話声、倒水声、家伙碰响的声音，嘈嘈雜雜，鬧成一片，就像忙过年似的。兩人听着，都气的牙痒，恨不得劈开窗戶跳進屋里，連人帶飯都給搞到會場上去。

可是忽然之間，屋里一下鴉雀無声，好像一切声音都突然凝冻了似的。

兩人正感到詫异时，只听屋里有人把屁股一拍，随即便陈老黑的老婆那种刺耳的喳喳喳喳的声音，說道：“我的小老

子，你房里不蹲，跑到这塊來聞什么魂？……”

陈老黑也連連咳了兩声，就像喉嚨里塞了一塊什么东西似的，跟着說：“这話是的。走吧，走吧，咱兩個到房里去吃兩盅去。‘君子远庖厨’嘛，嗨嗨嗨，这里不是站脚的地方。”

厨房門口傳過來一陣冷笑声，随后是一个陌生的声音，好像破罐一样，慢吞吞地說道：“你看你們，真是樹叶子掉下來都怕把头砸爛了，連这种时候都是心驚胆战的！有什么东西吃人嗎？我倒不相信！”

屋里發出了“哐啷”一声，有什么东西落到了地上。

沒等那人的話落音，只听陈老黑的老婆又喳呼了起來：“我的小老子，算你胆大！我給你磕头吧，好不好？”

二熊搶着从小洞洞里往屋里望，可是滿屋热气騰騰，再也看不清什么东西。只听得几个人喊喊噪噪地一齐出屋去了。随着，又听到院子里一陣“汪汪汪”的狗吠声，好像要冲击什么目标似的。陈森“噗味”一口气吹熄了灯，厨房里頓時漆黑起來。二熊这才輕輕地抖掉身上的雪花，离开了那里。

四 彙 報

工作組組長何正明同志，住在洋塘畈——鄉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庄子上。

当支部書記老湯、工作組員小彭以及熊开余三人在散会后冒着風雪來向他彙報情况时，約莫已是二更天气了。

何正明兩只手都擱在桌子上，撐着下巴，聚精会神地听着。听完之后，并不回答他們一致提出的要到陈老黑家去檢查造私酒的問題，却問老湯道：“这陈老黑是哪一家？可是那

天我跟你一起从挂山熊旁边路过时，拐角弯上那家石头院牆，大門上有個小門樓子的？”

“正是的。”老湯頭直点。

“我想起來了，”老何若有所悟地說，“我兩個從他家門前走過的時候，院子里竄出一條四眼兔青狗來，好像要吃人似的，後來你吆喝着叫打狗，一個女人出來，一邊喚狗，一邊陰陽怪氣地說：‘就要打死它了！養着它，往後哪還有糧食給它吃？’這句話，當時我聽起來就覺得有些刺耳，分明是對糧食統購統銷不滿嘛！那女人可就是陳老黑的老婆！”

“老何同志，你猜中了！”老湯微笑着，把手一擺，“她是有名的‘賴皮貨’！”

“你們到底去不去？”開余的聲音里帶着幾分不滿情緒。他是個急性子人，心裡有事的時候，就像點着了一把火似的。此刻，他巴不得一步衝到陳老黑家裡，動手就搜。所以，當他聽着別人平心靜氣地只顧談話的時候，他早就有些按捺不住了。

老何兩只睜得大大的眼睛里，好像有一道光似的，直射在熊開余的臉上，緊緊地瞧了他兩三秒鐘，然後問道：

“你真的聽的很清楚：屋裡除了陳老黑家的人，還有外人在說話嗎？會不會是你們聽錯了？”

開余一急，把頭上的帽子都摘了下來，憤憤地說道：“陳老黑家一共有幾口人，我扳著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，誰走路兩腳多輕多重也能分清；耳朵又沒有毛病，哪能聽錯？”

“可是那是誰？是本莊上人，還是哪來的？”

熊開余起初微微把頭一搖，然後肯定地說：“本莊上人？決不是的！要是本莊上人，我們一定聽得出來的。”

“你把‘賴皮貨’他們講的話，再重說一遍吧。”

开余兩手攔在膝盖上，認真地尋思着，把听到的又重复了一遍。

湯支書这时把手在桌上一拍，說道：“媽的，这个人，大約十有九成是販私酒的！”

小彭也附和着：“一定。要不然，陈老黑兩口子为什么那样前怕狼后怕虎的，生怕他露面呢？”

何正明同志仍然是默不作声，却掏出香烟來，每人抽了一支。剩下一个空烟盒，他把它撕开来，放在膝头上抹抹平，用鋼筆在上面漫不經心地胡乱划着。

“陈老黑平常为人怎样？”老何吸了一口烟，繼續問道。

老湯回答道：“說起他的为人，真是本鄉有名的一个尖头。不过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女人。那家伙，真是天下少有，一張嘴臭八庄，没人敢沾边。秋天的公粮尾欠，拖到現在还有二三百斤，死皮賴活的不繳。你要是去催，男人像个老烏龜似的把头一缩，就是那潑貨上前，哭哭叫叫，动手动脚的，叫你光嘔嘴。”

何正明問：“既然是拖欠公粮，違抗法令，为什么不报告政府处理呢？”

“难哪，老何同志！”湯支書無可奈何地把兩手一攤。“一方面呢，他家是个軍屬；二方面呢，你催得緊一点，陈老黑那个熊家伙，就三天兩趟地朝鄉政府跑，一再声明他家是‘內当家’，他自己滿心想繳，就是女人不肯，他也要求政府把他女人押起來去教育教育……”

“那为什么就不能押他女人呢？”

“咳，老何同志！还要你發狠哩，她自己早已就到处放風

了：現在男女平權，哪個要是動她一根汗毛，她就要跟他拚命！……”

“笑話！”老何忍不住生氣了。“這是依法處理，什麼平權不平權的胡扯！你們對於這樣的不法富農，為什麼這樣軟弱呢？”

老湯苦笑起來。“話是這樣講，何組長。這回你們下來領導本鄉工作，也替我們基層幹部撐撐腰，出一口氣！”

何正明又接着問道：“他家誰在我們部隊里？是參軍的，還是當反動軍隊被俘虜的啊？”

“陳老黑的侄兒，是一九四九年底自動參軍的。”開余說。

“他侄兒參軍，又不是他的直系親屬，陳老黑他算什麼軍屬？”

“他侄兒自幼父母雙亡，在他家長大的，土地改革的時候算是他家的人口。”

“哦！”老何點點頭。又問：“陳老黑這人，在偽政權底下可做过事？是不是國民黨員之類東西？”

老湯用眼睛看開余，開余迅速地回答說：“倒沒見他在偽政權底下干過什麼事，國民黨員也沒听談過。解放前只在本庄開過一爿小店，解放不久就收了攤子了。”

何正明又問老湯：“陳老黑有哪些社會關係呢？”

又是開余回答：“旁的社會關係都不怎麼樣，就是‘賴皮貨’的娘家——媽的！”

“什麼樣的娘家？”

“她娘家在山那邊的摘星鄉，成份也是富農。陳老黑的大舅子叫呂程九，在偽政權下面做过保干事，‘戡亂隊’在的時

候，他还干过几个月的情报小组长，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逃亡了。吕程九的叔伯哥哥吕程鹏，是有名的恶霸地主‘三太保’，有过血债，一九四九年反霸运动中就早已被镇压掉了。”

“吕程九逃亡到哪去了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”开余反问起来。“‘赖皮货’就为这事，还常常泼风泼雨地骂政府呢，说地方干部吓跑了她哥哥，拆散了他一家……”

何正明有个习惯，在和别人谈话的时候，不论人家罗罗苏苏地说些什么，他总是耐心地听下去。对于那些不重要的枝节问题，他尽管听着却不去理会；但是对于他认为重要的问题，那就非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不可。现在他听熊开余说了半天“赖皮货”怎样撒泼的情形，回过头来却又问道：

“吕程九为什么要逃亡，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的罪恶？”

熊开余眨了眨眼。“干伪保干事，拉夫派丁，敲榨勒索，罪恶难免是有些的，不过也很平常。人家都不跑，唯独他要跑，谁知道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何正明把脸转向汤支书，他对老汤坐在一旁不吭气感到有些诧异。

老汤显出难为情的神气：“不瞒何组长说，我本是外乡人，调到这里来才不过两三个月。”

“怪不得你不太熟悉情况呵！”老何很坦率地这样说。意思就是：如果不是这种客观原因的话，那么像你这样一问三不知的情形，那就真的令人难以容忍了。他把脸又转向开余：“除了他大舅子，陈老黑平常还跟哪些人来往？”

“他么？他是有名的‘集集赶’。在集上，他从前跟粮行、

牛販子这些人來往的最多。”

“在歷次运动中，譬如說去年的統購統銷，今年的生產救灾等等，發現过他造謠沒有？”

“談到他造的謠言，”熊开余圈起兩只胳膊，做成一个大圓圈，往下一頓，說道：“那就連兩堆糶也裝不下，……”

何正明使勁地吸烟，只吸不吐，靜靜地听完了熊开余的彙報，然后决斷地說：

“关于这家富農私自大量地造酒的事，我們現在不必去大張旗鼓地搞。因为今年的統購統銷工作，現在还只在宣傳階段。如果我們去一搞，坏家伙正好造謠破坏，……”

“难道我們就放手讓他过去，白白地便宜了这家伙嗎？”在一旁默默听了半天的小彭，急躁地打断了何正明的話。

何組長說：“你慌什么？今晚才蒸了飯，出酒也还需要几天工夫呢，我們不怕他一口吃下肚去。我現在倒要交代你們一項任务：老湯，你和开余今晚仍然回到挂山熊去，布置几个可靠的積極分子，暗暗地監視着陈老黑家，看看到底有什么生人在他家，究竟是來干什么勾当的。不要粗枝大叶，讓人走了还不知道。懂了嗎？”

等老湯他們散了之后，何正明把灯芯撥一撥，添了一小匙子油，然后，把桌上那張画得一塌胡塗的烟盒紙拿起來，反复看了一会，便打开筆記本子迅速地寫起來。——这也是他的工作習慣：和群众或者基層干部談話的时候，为了讓对方毫無顧忌的暢談下去，他從來不当着人家的面做筆記，只是好像隨便談心似的。但是对于重要的情節，他总是采取种种令人毫不介意的方式，暗暗地記个提綱下來，然后再整理在筆記本上。